

天主教內的神恩復興運動

王敬弘¹

本文綜論天主教會內，神恩復興運動的起源、發展、及對教友和教會（信仰）生活的影響，並據以指出台灣教會的現況與福傳、交談、合一運動的努力目標。

一、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的起源和發展

（一）杜肯週末（Duquesne Weekend）

神恩復興運動進入天主教內，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日期和起點：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晚上，地點是美國密西根州南灣鎮的方舟和鴿子退省院（The Ark and the Dove Retreat House, South Bend, MI）。十多位匹茲堡杜肯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的天主教教授和學生，舉行一次週末退省（二月十七至十九）。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杜肯週末的事件。

他們避靜的主題是研讀宗徒大事錄的一至四章，看看聖神降臨對初期教會的影響。星期六晚上，他們本來準備為慶祝一位神父的生日，舉行一場舞會；可是天主卻另有安排。晚餐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不同的情形下，被吸引進入退省院的小

¹ 本文作者：王敬弘神父，耶穌會士。自1972年參加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以來，便持續以所得的神恩為教友服務、舉辦各種神恩性的活動，對各神恩的性質和運用，有豐富的經驗。著有《聖經是怎樣一本書》、《聖經十講》（與劉賽眉修女合著）、《聖經信箱》（與房志榮神父合著）、《痛苦與超越》等；另有多篇文章散見於《神學論集》及其他天主教、基督教等期刊。並翻譯有關聖經書籍數本。

聖堂；在祈禱中，聖神傾注到他們身上，有的高歌讚美天主，有的哭泣悔改，有的領受舌音神恩；大家祈禱到清晨兩、三點鐘才作罷。舞會沒有開成，卻開始了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

一回到校園，他們在聖神內受洗和領受神恩的消息，就傳遍了杜肯大學和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Notre Dame, IN）。許多神父和教友紛紛要求在聖神內領洗，並組織各種形式大小不同的聖神同禱會。從這兩個大學，神恩復興運動如火一般燃燒了美國的教會。沒有多久，在美國各州的天主教會內，都有聖神同禱會的建立，並且數目不斷地增加²。

這個運動的開始和它的初期傳播，完全不是出自人的計劃，也沒有一個組織來推動，更沒有教會聖統的領導。好像是天主聖神主導一切，在教友間迅速散佈開來，有如一個新的五旬節。在天主教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中，這真是史無前例的。由於它的傳播之速，影響之大，當然引起了美國主教團的注意。

（二）美國主教團的認可

美國主教團面對神恩復興運動在美國天主教會的迅速發展，決定進行調查和研究。由亞歷山大·查來斯基主教（Bishop Alexander M. Zaleski）領導下的教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Doctrine）來負責這項工作。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美國主教團的會議中，委員會提出了一個簡短的報告³。

² 關於在杜肯週末所發生的事的第一手資料，就是 Patti Gallagher Mansfield, *As By A New Pentecost: The Dramatic Beginning of The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Steubenville, OH: Francisc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這本書是在事件發生的廿五年後，許多「杜肯週末」的參與者，寫出自己從前的經驗和反省。

³ 這份報告的原文，可參看：Edward D. O'Connor,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Catholic Church*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71), 291~293.

果
但
一
以
範
加
4
5
6
7

首先，這份報告說明，天主教會對五旬運動（ Pentecostal Movement ）⁴進入的初步反應並不客觀；所以，還需要對它作更深入的研究。接著，這文件認為天主教的五旬運動，並不是把古典五旬運動移置到天主教會內；而是天主教對五旬節經驗的復興。天主教的聖神同禱會與古典五旬運動的祈禱會的方式和氛圍也完全不同⁵。在第三段中，它說：

（我們）必需承認，從神學的觀點來看，這項運動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有很強的聖經基礎。要禁止這項聖神的工作是困難的；這聖神曾在初期教會中豐富地顯示自己。天主教五旬運動的參與者宣稱自己領受到某些神恩。

（我們）必需承認（對神恩）有些妄用，但是，醫治的對策不是否認神恩的存在，而是對它們恰當的運用。最近的梵蒂岡大公會議明確地認為聖神在教會中繼續不斷地活動⁶。

在第四段中，它列舉了五旬運動在參與者身上所結的善果。最後，委員會的結論是：應讓五旬運動在天主教會內發展。但是，主教應在自己的教區內，盡監督和引導的責任，並注意一些可能發生的偏差和錯誤⁷。

由於美國主教團審慎而明智的作法，不但使神恩復興運動得以在美國順利地發展，也給其他國家的主教團建立了一個典範，採取了類似的態度和作法。自一九七五年起，有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馬、安提地區（ Antilles ，包括西印度

⁴ 在這份文件中，它稱這個新進入天主教的運動為「在天主教內的五旬運動」（ Pentecostai Movement in the Catholic Church ）。

⁵ O'Connor,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Catholic Church*, 291~292.

⁶ 同上註， 292 。

⁷ 同上註， 292 。

群島及鄰近海岸)、阿根廷、巴西、拉丁美洲地區、波多里哥、比利時和德國等主教團，分別發表聲明和牧函，對神恩復興運動加以接納和肯定，也對它的錯誤加以糾正和輔導⁸。

(三) 教宗保祿六世的接納

爲了使神恩復興運動能夠完全地進入天主教會中，各國主教團的接納和肯定，雖然大有幫助，可是還不夠；它還需要得到教會的最高領袖—教宗保祿六世的首肯，才算完全。爲達到這個目標，天主特別安排了一個人，使他成爲兩者之間的橋樑，他就是孫能斯樞機主教 (Leon-Jozef Cardinal Suenens, Archbishop of Malines and Brussels)。

梵二大公會議中，孫能斯樞機力主在今日的教會中，聖神仍繼續賜下各種神恩⁹。當他聽說神恩復興運動已在美國天主教會內發生，他就派了一位神父到美國去對它加以觀察；當那位神父的報告是肯定的，他就親自到美國去參與和體驗。當他自己相信這項運動是來自天主的恩賜時，他就積極設法使它得到教宗的接納¹⁰。

一九七三年二月廿一日，孫能斯樞機覲見教宗保祿六世，把他對神恩復興運動的看法向教宗報告。事後，他認爲教宗以很大的同情心傾聽他的報告¹¹。這次會面對教宗的影響，可在

⁸ 這些文獻都可以在下列書中找到：Kilian McDonnell, ed., *Presence, Power, Praise* (Collegeville, MN: The Liturgical Press, 1980)。每一文獻的詳細頁數從略。

⁹ Edward O'Conner, "The Hidden Roots of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spects of Pentecostal-Charismatic Origins*, ed. Vinson Synan (Plainfield, NJ: Logos International, 1975), 183-188.

¹⁰ Edward O'Conner, *Pope Paul and the Spirit*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78), 35-36.

¹¹ 同上註，36。

後來幾天教宗的公開談話中，看出一些痕跡¹²。

一九七三年十月九至十三日，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國際領袖會議（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 Conference of the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在羅馬開會；來自卅四個國家的一百廿位代表參加大會。在孫能斯樞機的要求下，十月十日，教宗保祿六世短暫地接見了其中的十三位代表；這是教宗第一次正式與神恩復興運動有所接觸，雙方都認為是很好的經驗。但是，教宗的談話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既不讚賞，也不貶抑；只是特別提醒主教們對神恩復興運動善盡牧者的責任¹³。

一九七四年，孫能斯樞機出版了他的新作《新的五旬節？》¹⁴；他也送了教宗一本。在同年十月十六日的公開談話中，教宗表示希望聖神仍會豐富賜予教會各種神恩，並表示神恩的傾注有助於教會的革新。他也以積極的態度引用孫樞機的新書¹⁵。

一九七五年為一聖年；由於孫能斯樞機的建議，一向每年在美國聖母大學召開的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國際大會（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改在羅馬召開；會期在五月十六至十九日，聖神降臨節的前後。五月十八日，聖神降臨主日，教宗保祿六世在伯多祿廣場主持彌撒，一半的參與者是出席神恩復興運動大會的代表。教宗在講道中特別提到舌音神恩；參與的代表們，在教宗成聖體和聖血時，都以舌音歌唱，整個的氣氛充滿了喜樂¹⁶。

¹² 同上註。

¹³ 同上註，39~40。

¹⁴ 孫能斯（Leonard Cardinal Suenans）著，徐英發譯，《新的五旬節？》（台北：安道社會學社，1975）。

¹⁵ O'Conner, Pope Paul and the Spirit, 41~42.

¹⁶ 同上註，45~47。

五月十九日，教宗許可孫能斯樞機使用伯多祿大殿的祭台為大會主持畢幕彌撒。彌撒後，教宗接見所有代表，以法、西、英三種語言致詞，然後又內意語自由發言。教宗的談話是他對這運動最為肯定的一次¹⁷。

（四）國際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服務處（ICCRS）

在天主教接納這運動的過程中，除了教宗保祿六世和各國主教團對神恩復興運動的接納最為重要外，其次要算天主教神恩復興國際辦事處（International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Office）的建立了。這個辦事處也是在孫能斯樞機的領導下，於一九七四年在比國的布魯賽爾成立；教宗任命孫能斯樞機擔任全球總輔導。這個服務處不但負責在全球推動神恩復興，也使這個運動與教宗有所聯繫。

一九九〇年左右，孫能斯樞機年老退休，服務處遷往羅馬，直屬信友聖部。一九九四年，更名為天主教神恩復興國際服務處（International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Service），並正式獲得在教會中的法人地位。至此，神恩復興運動才算完全與天主教會整合。

二、回顧天主在天主教會內所作的準備

從表面上看來，神恩復興運動進入天主教會，好像是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這是因為人無法預知天主在歷史中的作為。但是，在事件發生以後，我們回頭去看，也可以看到天主在教會中預備這事件的蛛絲馬跡。因為這是一篇有限的演講，不能在教會歷史中去仔細追蹤，只能提出較重要的幾點，作簡要的敘述。

¹⁷ 同上註，48~55。

(一) 梵二以前的聖神神學¹⁸

自從在「與子共發」(*Filioque*) 的問題上，與東方教會發生爭議以後，東、西方教會的聖神學從此分道揚鑣；西方拉丁教會的聖神學也從此日益衰退。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後來興起的士林神學中，爲了維護「父子共發聖神」的信道，使聖神的被派遣附屬於子的被派遣之下。因此，在天主的救恩工程中，聖神的被派遣和使命是歸屬性的(*appropriated mission*)，而不是專有的(*proper mission*)。於是，聖神在神學反省中的地位日漸被忽視¹⁹。

十九世紀中葉，德國神學家謝奔(*Matthias J. Scheeben*) 由於對信理上聖神內居人靈的解釋感到不滿，開始對聖神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他的努力引起了許多人對聖神論和聖神與靈修等問題的新興趣，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廿世紀，但大部份限於學術上的研討。

一八九七年，教宗良十三世發表了《神聖職務》(*Divinum illud munus*) 通諭。他承認在教會內，無論對聖神的神學和經驗，都非常貧乏。他希望大家對聖神更有認識。他也要求在聖神降臨節前對聖神作九日敬禮。但他的呼籲所引起的迴響仍很有限。

一九四三年，教宗碧岳十二發表了《基督奧體》(*Mystici Corporis Christi*) 通諭。他對教會學的探討，可以說完全以「基督爲中心說」爲出發點，聖神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只有一處提到神恩；但這也是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神學氛圍。不過，這個

¹⁸本節內容基本上取自於：王敬弘，《神恩與教會》(台北：光啓，1998)，25-27。

¹⁹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和演變的過程，在這篇短文根本無法討論。關於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可參看：Ralph del Colle, *Christ and the Spir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4-90。

通論引起教會對教會論的新興趣，也間接影響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教會中的神恩因素，為梵二中的神恩神學作了鋪路的工作。

一九六一年聖誕節，教宗若望廿三世，在他的聖誕文告中，宣佈了他召開一次大公會議的意願。他也要求整個教會為未來的大公會議祈禱，要求天主賞賜「一個新的五旬節」。梵二大公會議閉幕後一年多，神恩復興運動就以強而有力的方式進入天主教。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天主對若望廿三世及教會的祈禱，所作的答覆之一。

（二）梵二前的革新運動

雖然長久以來，天主教會對聖神的信理和經驗相當貧乏，可是，聖神並不停止他在教會內的工作。自十九世紀末起，在不同的時期，聖神就在教會內興起不同的革新運動。其中影響最大的如：禮儀運動(Liturgical Movement)、聖經運動(Biblical Movement)、教友運動(Laity Movement)、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及各種靈修性的復興運動，例如：普世博愛運動(Focolari Movement)和基督活力運動(Decolores)等等。這些運動給教會帶來的許多的活力，也給許多有心人士更進一步革新的渴望。這些運動所帶來的經驗，以及其神學反省，都在梵二大公會議的各種文獻中顯示出來。

參加杜肯週末的教友們，特別是其中的教友神學教授們，他們都是在梵二前後努力教會各種革新運動的人。在他們的自身經驗中，一方面體會梵二給教會帶來極大的革新的要求及信理基礎，一方面也感到缺乏去推展這些革新的內在動力。他們也不斷祈求天主，賞賜他們這樣的神恩。在杜肯週末避靜中，

天主就以奇妙的方式，滿全了他們的渴望²⁰。

(三) 梵二的教會論和神恩²¹

從神學的觀點來看，對接受神恩復興運動進入天主教最重要的準備，要算梵二中一些對教會學和神恩神學上的改變了。一千多年來的西方拉丁教會，因為受了聖奧斯定早期思想的影響，認為在宗徒時期以後，天主聖神已不再把神恩賜給教會；因為已經有了穩固的基礎和完備的組織，可以不必靠神恩來傳播福音了。

在梵二大公會議中，教長們討論《教會憲章》時，就為聖神是否仍然繼續不斷地賜神恩給教會（或是說聖神的神恩是否是教會的基本要素之一），發生相對激烈的爭辯。孫能斯樞機就是強烈主張神恩是教會的基本要素的人物之一。最後，教長們在通過《教會憲章》最後的定稿時，以壓倒性的多數贊成教會應是一個神恩性的團體。於是，《教會憲章》的第4號中，出現了下列的文字：

聖父委託聖子在世間應完成的工作結束之後（參閱若十七4），五旬節日聖神被遣來，永久聖化教會，使信仰的人，藉著基督，在同一聖神內，得以走近聖父面前（參閱弗二18）。聖神就是生命之神，奔向永生的活泉（參閱若四14；七38~39），聖父藉著祂，使那些因罪惡而死亡的人得到生命，直到他們有死之身在基督內復活之日（參閱羅八10~11）。聖神住在教會內，又住在信友的心裏，好似住在聖殿內一樣（參閱格前三16；六19），在他們中祈禱，證實他們義子的身份（參閱迦四6；羅八

²⁰可參看：Gallagher Mansfield, *As By A New Pentecostal*, 9~11.

²¹本節主要取材自：王敬弘，《神恩與教會》，274~281。所以在這一節中的其他資料，不再詳細註明出處。

15~16，26)。聖神把教會導向全部真理（參閱若十六13），團結在共融和服務的精神內：用聖統階級和各種奇能神恩（donis charismaticis），建設並督導教會；又用自己的成果裝飾（參閱弗四11~12；格前十二4；迦五22）。聖神以福音的效能使教會保持青春活力。不斷使她革新，領她去和淨配（耶穌）作完美的結合。實際上聖神和教會都向主說：「請來！」（參閱：默廿二17）²²。

根據《教會憲章》對神恩的教導，梵二大公會議也在《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教友傳教法令》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中，特別向司鐸和教友說明，應以何種態度接受神恩，並學習如何在傳教工作中去運用它們，以建立教會。

在教宗若望廿三世呼籲全教會向天主祈求一個新的五旬節之後，再加上梵二對神恩在教理上豐富的教導，天主教會已完全準備好接受神恩復興運動。於是，在梵二閉幕不到一年半之後，天主藉著參與杜肯週末的一群教友，把神恩復興運動帶入了天主教會。回顧起來，這一切真是出自天主上智奇妙的安排。

三、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對教會的影響

神恩復興運動已進入天主教會卅一年之久；如果以一個教友的運動來說，它是教會將近兩千年歷史中，傳播最快也影響最廣的運動。它對天主教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很難在短短的演講中敘述清楚；現在，我只從下列幾個要點上，加以簡單地說明。

²² 《教會憲章》第4號，《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台北：中國主教團祕書處，1988），5-6。

（一）教友的信仰生活

首先，它所影響的就是教友的信仰生活，使之更富有活力和更在德行上的成長。根據一九九四年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國際服務處的一位委員 Fr. Ken Metz 的計算，在神恩復興運動進入天主教的廿多年中，有七千二百多萬教友長期和短期參與了它。這約佔天主教友人口的百分之七，是天主教內最大的教友運動。從它發展的情況來看，到現在為止，如果我們說它碰觸了將近一億教友的生命，大概不會離事實太遠吧！

我們可以借用美國主教團的話，來列舉神恩復興運動在一般教友生活中所產生的善果：

在這運動產生扎實進展的地方，就有以耶穌是主為堅實基礎的信仰精神。這種精神又引人對個人和團體祈禱有更新的興趣。有許多屬於這運動的人，經驗到一項對精神價值的新感受，一種對聖神行動意識的增長，對天主的讚頌和一種對基督更深刻的個人獻身。也有許多人對聖體的敬禮更為虔誠，並在參與教會聖事生活中產生更多果實。有許多人對天主之母的虔敬體會一些新的意義，並對教會的意識加深，與她更為接近²³。

教友為組成教會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素。神恩復興運動對教會最大的貢獻，就是給許許多多的教友帶來信仰生活的革新及靈修上的成長；並且，也使許多久已離開教會的人，重返羊棧。這些果實不是統計數字所能完全表達的，其真實的價值只有天主知道。

其他主教團所發表的文獻或聲明中，也有類似的肯定，無

²³American Bishops' Conference, "Statement on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Kilian McDonnell, ed., Presence, Power, Praise, II, 108.

法在此一一引證。當然，這並不是說它沒有產生一些偏差和問題；它們也在許多主教團的聲明中被提出。但是，從整體來看，它所產生積極的果實，遠遠超過它所引發消極的困難。

（二）祈禱、禮儀和靈修

神恩復興運動的祈禱方式，與傳統的天主教祈禱方式相當不同。參與這運動的人，大多數都舉行定期的祈禱會，其人數從四、五人到幾百人不等。同時，許多相同身份的人聚在一起祈禱，例如，家庭主婦、聖職人員、退休人士等等。

在祈禱會中，除了如格前十四中所描敘的，運用各種神恩，特別是先知話、舌音、解釋舌音或其他神恩；大家也隨著聖神的引導和推動，作個人自動自發的祈禱，或團體一起唱朝拜和讚美的歌。由於傳統的歌曲，不大適合於這種場合歌唱；於是從這個運動中，很快地產生了很多的比較活潑且表達其特殊精神的歌曲。這些歌曲也很快地受到教會大眾的喜愛，而被帶到教會的彌撒和其他各種場合中。

在祈禱會中，大家以聖神賜給每個人不同的神恩彼此服務。這種經驗，不但使人實際上體會保祿在格前十二～十四章的教導：我們每人都是基督身體的一個肢體，也彼此互為肢體。在祈禱會中彼此代禱，遇困難彼此擔代與扶助，使整個的信仰和靈修生活具有團體和共融的幅度。祈禱會的成員，常常也另組成一些代禱小組或代禱網，在平日的生活中，一遇到困難和問題，就彼此代禱。

由於祈禱會成員們，都習慣作自動自發的祈禱。這種方式也很自然地帶到禮儀中，特別是感恩祭中，使彌撒禮儀更加活潑而富有參與感。同時，如果主祭的神父也是祈禱會的成員，他也可以在適當的時間，讓大家能使用神恩。在領聖體以後，他和其他的成員，可以運用醫治的神恩，作心靈或身體的醫治。

各地的祈禱會，也常舉辦開放性的醫治祈禱大會或醫治彌撒，讓所有願意的人參加，分享聖神神恩的效果。

因著以上所說的種種因素，神恩復興運動以多彩多姿的祈禱方式，讚美朝拜的活潑歌曲和富有活力的參與精神，直接或間接地給教會的禮儀生活帶來豐富的生命力。

除了團體性的影響以外，許多教友因著聖神的充滿，被聖神帶入更深的靜觀祈禱中，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上努力靈修生活，甚至渴望成聖。這些都是聖神所賜予教會白白的恩寵。

（三）聖經學和神學

自神恩復興運動進入天主教會以來，除了一般教友參與外，從一開始就有聖經和神學專家（包括神職人員、修女和平信徒）加入；其中不乏國際知名人物²⁴。當他們有了聖神充滿和各種神恩的經驗之後，很自然地在自己的專門領域中，進行研究和反省的工作。他們的工作對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有極大的貢獻。因著他們的神學反省和教導，使這初生的運動免陷於許多可能的錯謬，或走許多冤枉路。其次，他們也幫助神恩復興運動與天主教的正統信仰相結合，而不是一個大教會中製造一個小教會。

²⁴在這方面，我只列舉幾位美國和法國的國際知名的人士：Francis A. Sullivan, S.J. [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教授，梵二的神學專家]，Edward D. O'Connor, C.S.C. [美國聖母大學神學教授，是最早參加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的神學家之一，著有多本對這運動的專書]，Kilian McDonnell, O.S.B. [合一運動的專家，為促進基督徒合一宗座委員會的諮議，為合一運動和文化研究學院的創立人，與五旬教派神學交談的天主教官方代表之一]，Donald Gelpi, S.J. [美國加州柏克萊聯合神學研究院信理神學教授，對神恩復興運動著有數本神學反省專書]，George T. Montague, S.M. [美國聖經專家，曾任美國天主教聖經協會主席]，Yves Congar, O.P. [法國教會學及合一運動專家，對梵二大公會議有重要的影響]，Rene Laurentin [法國聖母學專家，安格 (Angers) 天主教大學神學教授，梵二大公會議神學專家]。

由於在天主教會中，對聖神和各種神恩活生生的經驗，早已長期匱乏。這項運動使人對聖經中有關天主聖神的啓示和教導，重燃研究的熱忱。天主教的系統神學中，長期以來受到「以基督爲中心說」所主宰，聖神的地位和工作受到忽視。現在，神學家們要重新研究天主聖三的內在生活中三位之間的關係，也更加注重天主向外的創造和救恩工程中，天主聖言和天主聖神之間的關係。

這種研究影響了系統神學中的每一科目，從啓示論、創造論，一直到末世論，都要重新整理，重新給予聖神應有的地位和重視，以及他與天主聖言之間的關係。至於對各種神恩的神學，及對它們的特性、運作方式和牧靈上的效果，當然也花了許多工夫研究，出版了許多書籍。

這些對聖經和神學的研究工作，對教會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從各個神學院對未來司鐸及教會各級人員的培育起，一直到一般平信徒所受到的信仰教育，都有新的內容和變化。這些都不是統計數字所可以表達的。

（四）神恩與教友職務

「可是，這一切(神恩)都是這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行的，隨他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格前十二11)。這也是在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中很清楚的經驗。天主聖神分施神恩給誰，完全出自他的自由。在這方面，他似乎不作聖職人員和一般信友的區分。在天主教的神恩復興運動中，各式各樣不同背景和學、經歷的教友，都得到豐富的神恩。這些教友，也按聖神的神恩，在教會中作各種不同的工作，或擔任各種職務。他們在教會中的服務範圍，也比傳統中的教友工作來得更廣闊。這種現象正如保祿書信中所描敘的一樣。

在這方面，神恩復興運動給教會帶來許多新的挑戰和問

題：如何發現並確定一個教友所有的各種神恩？如何培育他善用聖神所賜的神恩在教會中服務？神恩性的服務者是否要在教會中擔任一項職務？或是只作機動和義務的服務？在神恩性的服務中，聖職人員如何與教友合作？

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現成而固定解決方法。所以，各地的教會，在主教或主教團的領導之下，作各種嘗試和調整。每個地方教會的情況不同，解決的方式也迥異；有的比較成功，有的衍生出不少的困難。由於這個運動進入天主教內不過卅一年，教會還要經歷更長時間的摸索和嘗試，才能對這些問題找到比較妥善的答案。

四、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與合一運動

神恩復興運動給天主教會帶來了不少在合一運動上的新契機。在這運動進入天主教會之前，天主教和古典五旬教派的各教會可說是涇渭分明，不相往來。可是，當天主教會中的許多人，有了充滿聖神和運用各種神恩的經驗之後，打破了兩者之間的藩籬和隔閡，開展了許多交談和合作的機會。

（一）聖經和神學研究的合作

在廿世紀初期所興起的古典五旬運動，建立了許多五旬派教會。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靈恩運動進入基督教的各主流教派；而後直到六十年代末，才進入天主教會。所以，無論在相關的聖經和神學研究上，或是在神恩運用的經驗上，其他教會早已作了許多工作，或累積了許多經驗。

在以前提到的美國主教團教理委員會對神恩復興運動的第一份報告中，已經清楚地說明，天主教的神恩運動並不由基督教移置而來；而是天主教重新經驗到五旬節聖神降臨的奧蹟，從開始就保持天主教信仰的特色。可是，無論在古典五旬

運動，或是神恩復興運動，所有人對聖神和各種神恩的經驗都是大同小異；因為我們所相信和所經驗的是同一的聖神。因此，在聖經和神學研究方面，就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即使在意見不同之處，也容易以交談來彼此溝通，而達到相互的瞭解。

一九七〇年，在美國成立了「五旬研究學社」（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一九八〇年，這學社出版了自己的雜誌《神》（*PNEUMA*）。各教會具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可以個人的名義入會，不代表自己的教會。在這學社的雜誌上，大家都可以學術的方式，來研究討論有關神恩復興各方面的問題。這學社每年也開一次國際神學研討會，總有兩、三百會員參加。這是一個超教派學術合作的良好典範。在歐洲，也有類似的國際組織。限於篇幅，不多提了。

（二）與古典五旬運動的神學交談

一九七二年，由於許多不同人物的推動，促成了天主教與古典五旬運動不同教會的代表，開始了以五年為一期，按雙方所協定的議題上，作神學交談。現在為止，這項交談已舉行了三期；每一期的交談完成之後，參與者都把交談的結果寫成報告，發表在相關的刊物上²⁵。這可算是天主教在推動合一運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²⁵可參看：“Fin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oman Catholic/Pentecostal Dialogue (1972~1976),” *Pneuma*, vol. 12, no. 2 (Fall 1990): 85~96; “Fin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oman Catholic/ Pentecostal Dialogue (1977~ 1982),” *Pneuma*, Vol. 12, no. 2 (Fall 1990): 97~116; “Perspectives on Koinonia: Fin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oman Catholic/ Pente- costal (1985~1989),” *Pneuma*, vol. 12, no. 2 (Fall 1990): 117~142.

(三) 在傳揚福音工作上的合作

由於在世界各國中，古典五旬教派的發展各有不同，而天主教會的情形也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兩者之間在福傳工作上的合作，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

有的國家在傳揚福音工作上的合作，除了一些個人的情誼外，可說沒有任何的合作；很可惜的，台灣也是處在這種情況的國家之一。在一些國家中，有超教派的祈禱會；其中之一是美國。在另些國家中，有些更實際的合作，例如在法國，有超教派共同生活的靈修團體。它的成員們一同生活，一同對人作見證，一同傳福音。

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的一些領袖們，聯合了一些其他教派的靈恩運動領袖，曾努力推動了一些國際性的合作。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一九九一年七月八至十四日，在英國的布萊頓（Brighton）所舉行的「布萊頓世界福傳大會」（The Brighton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來自二百多教派和教會的各國代表共計三千多人。這也是合一運動中的空前盛舉。其後，同一組織也在歐洲、亞洲不同地區召開的區域性的大會，為推行各教派間在福傳工作上的合作。很可惜的是，在台灣並沒有產生什麼具體的效果。可見台灣在這方面尚有許多值得努力的地方。

五、反省和結論

在這篇短短的演講中，我們簡單地介紹了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對天主教會產生的多面性影響；由於時間的關係，有許多地方只能略略地提到一下。整體來看，我們可以說，這項運動進入天主教會內，是天主聖神主動賜予教會的一項極大恩寵。教會在經過一段分辨之後，也完全接納它

進入教會的生命中。在過去的卅一年中，它已經在天主教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個人以為，這項天主聖神主動恩賜的禮物，值得我們以感恩的心去接受，並與聖神合作，好使教會得到更廣大、更深刻的革新。